

亥23  
745

傷寒論本旨卷一

增批  
評點  
醫門棒喝



會稽章虛谷先生編注  
海甯王孟英先生評點

增批評點傷寒論本旨

宣統元年歲次己酉六月

陽湖汪洵書端





蠡城三友益齋  
精校石印發行



傷寒論本旨活人新書序

粵自軒岐本造化之道而著靈樞素問為醫經之源義理淵微辭旨奧妙  
學者苦其難解厥後越人挈靈素綱要設為問難發其精義故稱以十一  
難經皆詳論陰陽六氣以明外感內傷之病因審辨色脈證狀以制針砭  
藥餌之治法迨氣化變遷多不宜針砭而需湯劑遂有漢張仲景出本  
素難經意指著傷寒雜病論而湯劑方法始備以補前聖所未載為後學  
之準繩乃集醫道之大成也後世雖推衍無盡終不能出其範圍而辭義  
之淵邃簡括等於靈素難經故學者罕悟其旨自晉唐迄於近世註釋其  
書者不下數十百家大抵各具一見互有得失雖久名於世者不能無瑕  
疵則餘可知矣眾說雜陳本旨愈晦能無憾乎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  
明以仲景視軒岐則仲景為述者以後學視仲景則仲景為作者故世稱  
為醫聖矣自古經書非後賢解釋無以昌明其意而傷寒論一書獨未有  
以發其蘊啟其覆者抑其時之未至耶近有吾鄉章虛谷先生究心斯道

三十餘年既深明靈素難經之旨而尤彈力於仲景之書慨自來註解莫能盡善因為條分縷析繹其淺深層次挈其提節目重為編輯一循靈素難經義理詳細解釋其中疑義有歷來紛爭惑眾者有註說舛謬障理者或据本經或援靈素證明義理而辨定之蓋以經釋經則非臆見所可議經理明爭端自息矣其有傷寒温病攙雜者一皆揀辨易正申明義理而排定之論暑病源流發古所未發凡外邪證治大抵詳備不獨傷寒而已其尤精確者將厥陰篇中摘出十餘條分次於太少兩篇太陽篇摘出一條歸陽明篇陽明篇摘出兩條歸少陰篇此皆自古清訛而註家飾辭強解晦其義理幾二千年今一一揭出朗如日星有目共覩豈不快哉其從來難解者解之盡善則餘無不善更可知矣名曰傷寒論本旨活人新書得非名稱其實乎後之學者苟能悟其義理則可由是註而造仲景之堂更由仲景而續越人軒岐之道脈亦不難矣然則章君述者之功豈淺鮮哉爰為之序以質世之明夫道者鑒焉時

誥封榮祿大夫工部右侍郎會稽美坡吳永和拜撰

道光己亥年一陽月中浣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自序

天地之性人為貴自古聖王莫不重民命也法者所以鋤暴安良聖者所以祛疾保命二者相輔不可闕也是故周官設醫師令羣醫分治民病歲終則稽事制食專責成也既而生齒日繁政令不得不變聽民習醫業者治之而代有神醫無虞天札自漢唐以後氣化漸衰方書日富方書日富則聖道日晦降及近世習醫者幾不知有聖經理法民之死於病者少死於藥者多故有不藥為中醫之說良可慨也人生天地氣交之中若魚之在水氣和則養人氣乖則病人是故靈素首明天人合一之理辨陰陽六氣變化之道人身經絡藏府氣血盈虛以及致病之由治療之法反復詳明余已節錄要旨分類編註便於學者揣摩惟上古氣質渾樸外邪病多而宜鍼砭後世情欲日滋稟賦薄弱必需湯藥而經法未備後漢張仲景發明靈素之旨著傷寒雜病論辨證制方為萬世規則故稱繼述之聖也以其辭簡義深理法微妙讀者難以領會歷來註解甚多各具已見參差



不一學者如涉海問津莫知畔岸欲求簡明切當者以余寡聞而未之覩  
因不揣固陋重為編註尋繹其脈絡而為次序間採諸說辨別義理證其  
訛謬以期合乎意指爰名之曰傷寒論本旨於中大綱精義詳申於後就  
正有道蓋醫理淵微愈辨駁則愈明顯余以管見之言未敢自信倘蒙指  
其瑕疵補其闕失不獨余之幸實為生民之幸也仁人君子將必有以教  
我矣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中秋會稽章楠謹序



北方寒厲有之若南北率皆風寒濕熱雜感所致每聞醫家以傷寒為定  
心竊疑焉而不敢與辯今觀先生是編方知古來諸家多未辨明獨葉天  
士先生始分晰傷寒溫證之異若暑病僅言其端未暇詳論又常疑吾郡  
每當暑時傷人尤多皆莫測其故今先生更為剖析瞭如指掌誠為迷途  
之一炬救急之要法也昔有朱奉議本仲景之論參以己意者活人書一  
十卷辭甚簡略而於仲景理法少有發明初學難解今先生詳述仲景本  
旨申明理法證以內經難經之言而無一句臆說於中溫暑等藥尤發其  
精蘊皆古來所未及為後學之津梁不獨有功於軒岐仲景尤為活人之  
新書也其於醫道豈小補哉故攬其切於時用者先付剞劂以當夏日之  
扇冬夜之爐殆人人所必需者也用綴數言於簡以俟明哲鑒諸  
道光十六年丙申仲夏山陰吳國梁栢臺甫拜序

仲景先師原序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齎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遊魂哀乎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



論胎臚藥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癘然  
可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  
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  
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世有長  
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  
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類復  
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  
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管窺而已夫  
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  
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仲景先師傳略

師張姓

諱機字

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

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後在京師為名醫於當時為上手以宗族三百餘  
口建安紀年以來未及十稔死者三之二而傷寒居其七乃著論三十二  
篇證外合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文辭簡古奧雅古今治傷寒  
者未有能出其外者其書為諸方之祖時人以為扁鵲倉公無以加之  
故後世稱為醫聖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

總目

卷一

申義起至醫本於易論止

卷二

太陽上篇 太陽中篇 太陽下篇

卷三

陽明全篇

卷四

少陽篇 合病并病篇 太陰篇

少陰篇 厥陰篇

卷五

汗吐下後并誤治諸證



藏結結胸痞證

差後復病 陰陽易病

卷六

風寒濕熱溫暑病總論

風寒濕熱病證治

霍亂病證治

瘧病證治

溫病大旨

溫熱病證治

內經溫熱病論

附葉氏溫病論

卷七

暑病源流論 附答問

改良石印



暑病證治

附薛氏濕熱條辨

卷八

脈證合參 脫絕脈證

卷九終

彙方集解

醫方彙編

卷一

總目

二

宣統元年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一

目錄

序文

自序

仲景先師原序并傳略

申義九篇

傷寒熱病辨

辨讖語

辨舌苔

診脈綱要并圖說

人迎寸口辨

少陽三焦膀胱辨

陰陽表裏辨





醫本於易論

改良石印



醫門棒喝二集傷寒論本旨卷一

張仲景先師原文 會稽虛谷章枏編註

申義

山陰 冀子陳祖望校訂  
允占錢 昌校訂  
海甯王孟英增批評點

謹按仲景自序原名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經王叔和編輯後至宋又分  
雜病為金匱要略各條次序紊亂傷寒温病攙混不清歷來編註雖多而  
各有意見不同余亦管窺所及故又述其大綱要義重為編註或可聊備  
採擇原夫仲景始意為宗族多死於傷寒而著此論故於傷寒脈證辨析  
最詳制方論治反復推敲無微不至舉六經為綱諸證為目其各條義理  
互相闡發原有次序脈絡教人前後勘辨以明其旨無如編註家紛紛議  
論參差不同自許叔微以至方中行皆分風傷衛寒傷營風寒互傷營衛  
三法為首繼以各經及温暑等證條貫縷析深合仲景之旨而後又有人  
非之者蓋亦未嘗深求其理也夫仲景本為傷寒者論兼及六氣之邪而  
風為百病之長諸邪傷人必由於風風寒之邪必由營衛而入故以風寒



營衛四端為發病之始。凡火就燥。水流濕。陰陽之氣同類相感。風為陽。寒為陰。衛為陽。營為陰。故風必傷衛。寒必傷營。風寒無不相兼。風多則寒從風化而脈緩。寒多則風從寒化而脈緊。陽性動泄。故風傷衛則腠理開而汗出。陰性凝斂。故寒傷營則腠理閉而無汗。既有風寒各傷營衛之病。亦必有風寒互傷營衛之病。故方氏宗之分別。為確當不易者也。余擇善而從。即依方氏而分篇目也。

或曰。仲景自序言。撰用素問八十一難。而難經稱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今編註傷寒論者。止以風寒分列三綱。而不將濕溫等。彙集一處。使人比類辨別。豈非與仲景撰用難經之言。矛盾乎。余曰。非也。難經言傷寒有五者。特表世俗將濕溫等。混稱傷寒。而多誤治。故歷舉各病之名。教人分辨。非謂濕溫等皆當名傷寒也。若因傷寒有五一句。即謂濕溫等皆當從俗名傷寒。則不但名實混亂。使人誤治。而錯解難經。即失仲景之旨。則是以辭害意也。蓋難經止表大意。故仲景引伸其意。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詳細辨別良以六氣之邪傷人六經為病萬狀要必光明端緒始能辨其源流而六經以太陽為首統領營衛者也六氣由陰陽所化風為陽戾為陰為六氣之本而風又為百病之長故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互傷營衛分列三綱為發病之本綱舉則目張本立則枝別由是而條貫縷析病變雖多源流可辨若風寒中於他經則無營衛之分若濕溫等邪則不專由太陽故當另分篇目若彙集一處則六氣之病源流不清仍如世俗之混稱傷寒而多誤治焉能比類辨別是反失難經之意而亂仲景之制度也故論首標脈浮緩自汗為風傷衛脈浮緊無汗為寒傷營又總標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傷骨節煩疼當發其汗於是特標風寒互傷之脈證而曰太陽中風脈浮緊傷寒脈浮緩與首兩條互易其辭教人辨識營衛俱傷之病則是仲景固已分列三綱出於自然之理而非編註家造作者也夫風寒互持營衛俱閉寒為陰陰邪外閉則身痛無汗故以麻桂發之風為陽陽邪內擾則煩躁不安略加



石膏清之。此大青龍湯所由設也。為因營衛之氣內通心肺。邪不得外泄。則內擾。而陽氣被鬱。則煩躁也。可笑昧者。見用石膏。解作暑熱之邪。竟不思仲景特標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傷。骨節煩疼之言。而錯解難經。傷寒有五之句。謂溫熱之病。即名傷寒。其餘各條。亦作此解。故謂分列三綱之非也。難經仲景本欲分辨名實。以正俗習之謬。而解者反據混之。或者謂外感風寒。內伏暑熱。殊不知邪之伏者。必隨四時氣變即發。故內經言冬傷寒。春溫病。春傷風。夏飧泄。夏傷暑。秋痲瘧。鮮有伏暑發於冬者也。暑發於秋。或兼表邪。馬有身痛無汗之證。馬用麻桂之猛劑乎。此顯然易見之理。乃不審仲景風寒互傷營衛。骨節煩疼之言。又不明內經伏邪發病之理。憑臆妄解。亂道悖經。使後學信之。則顛倒誤治。害孰甚哉。且難經特舉各證病名。并辨其脈。以表混稱傷寒之害。仲景又詳論證治。發其所發之義。難經先提中風傷寒。以及濕溫等證。仲景首明風寒營衛。繼以溫暑各條。請問與撰用難經之言。有何矛盾乎。夫言撰用者。用其理法也。今



觀仲景論中。可曾引用素問之言乎。絕不引用一句素問。而句句皆素問之理法。此之謂撰用。故仲景為繼述之聖也。豈如世俗之抄襲舊文。必定依樣胡盧。方為撰用乎。嗚呼。見解若是。抑何陋哉。

或曰。既是風寒互傷營衛。而無暑熱內伏。當用麻桂各半湯。何以加石膏乎。余曰。此不明陰陽六氣變化之道也。陰陽之氣。互生互化。變而為六。其弱者。必隨强者而變。天地陰陽之氣。有偏勝強弱。而人身之氣亦然。是故風多。則寒從風化。寒多。則風從寒化。若人身陽氣旺。雖感寒邪。不能深入。而在表分。閉鬱其陽。則寒邪隨之而化熱。如寒傷營者。失於發汗。以致自衄之類也。如人身陽虛。則寒邪由太陽而直入少陰。乃成四逆麻附等證。是也。若風寒互傷。營衛皆閉。其人陽旺。則寒雖外閉。而風已化熱。不得外泄。則內擾煩躁。必然之理也。然少陰亦有煩躁之證。以無發熱頭痛之陽證為辨。因其正不勝邪。元陽無主而煩躁。須用薑附溫臟散寒。故論曰。無少陰證者。以大青龍湯發之。若少陰煩躁。誤用青龍。必厥逆而死。可知不

醫方彙編二集 卷一 申義 宣統元年



獨暑熱而有煩躁。且有虛寒之煩躁者。亦不獨治暑熱。始用石膏。豈可見用石膏。便為暑熱之邪耶。况桂枝湯之治風傷衛也。因其自汗。津液走泄。而用芍藥收攝營陰。若營衛俱閉而無汗。豈可用芍藥更閉其邪。故易石膏以清其熱。是故風傷衛者。主以桂枝湯。寒傷營者。主以麻黃湯。而風寒互傷。營衛俱閉。又不可執用麻桂兩方也。正見仲景用方變化隨宜之妙。非固執死法者所能知也。此等義理不明。豈可妄解仲景之論。以迷誤後學哉。

王叔和既輯仲景之論。又援素問之言。雜以己意。撰傷寒例。而以内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義為主腦。則與仲景之旨不合。徒使後學惑於多歧。歷來註家多削之。故余亦不錄也。論中辨脈平脈篇。歷來有註解者。有節取者。有全不錄者。是亦各有意見也。於中有統論脈理。已具於靈素難經者。似可不必再列此論。余採其關於本論所載病證。及辨陰陽虛實之理者。或次於各條。或另篇彙集。以期合乎義理也。天下萬事。必先知其常理。

方能通其變化。此論立六經為綱。以統萬病。不獨寒傷一端。故凡溫暑  
病。皆當分其源流。不可與傷寒攙混。雖同一經之病。其邪不同。治法自異。  
惟風寒之邪。由太陽營衛而入。若非直入陰經。而從陽經傳裏。以後始化  
為熱。溫病初起。有熱無寒。風寒之邪。雖已傳裏。仲景猶多用溫散。以其未  
盡化熱。而從表解。必須溫散。所謂發表不遠熱也。溫病始發。本係熱邪。即  
用涼解。觀其治法不同。即可辨其病邪各異。而當另分篇目。庶免誤治也。  
其所以攙混不清者。皆因將汗吐下後諸變證。漫次於各條中。以致端緒  
難明。故余以風寒營衛為提綱。列入太陽篇首。以太陽為六經之首。統領  
營衛。為發病之始。貫該全體者也。繼以風傷衛。寒傷營。各一篇。風寒互傷  
營衛。及挾虛而兼別邪諸證。一篇。合病并病。一篇。皆風寒正治之法。所謂  
先明常理者也。次以陽明少陽及三陰諸篇。其病邪治法。皆有變化。至於  
汗吐下後誤治諸證。及結胸痞證等。則變而又變。故不論其初病之邪。惟  
辨其虛實寒熱表裏淺深。以所現之脈證為準。而設救治之法也。故余依

柯氏另彙篇目。次於六經之後。是謂通其變化者也。其溫暑等證。又列於後。別其源流也。惟金匱中。亦有暑濕各條。由向來未曾分清。今即採歸此論。仍於條首標明。至於論中有一證而疊用數方者。有一方而兼治數證者。皆有權宜裁制。義理精深。觀其脈證。當與方義參合。始能識其意指。故將各方。照條列次序。彙集於後。以便隨時檢閱也。

六經淺深之層次。內通三焦上下之部位。表裏皆有徑路。如上焦心肺。營衛中焦脾胃主肌肉。下焦肝腎主筋骨。是故邪傷太陽。內通心肺之部。必分風寒營衛。辨別脈證明晰。治之方無錯誤。及至陽明。即無營衛之分。雖有能食為中風。不能食為中寒之辨。而治法但分經腑之淺深。其淺而邪未盡化熱者。仍從麻桂例。溫散汗解。必不惡寒而渴者。方用白虎。黃芩等法清熱。若邪入腑。必有滿實熱證。方用承氣攻瀉。亦有輕重之分。其辨別寒熱虛實。邪之淺深。最為嚴密詳慎也。若少陽在陰陽交界之地。汗吐下皆禁。以其外不在表。故不可汗。內不在腑。故不可吐下也。惟辨其虛實





寒熱而以和解為主治。其有兼帶陽明裏實者。始用大柴胡。略加通利。亦非大攻大瀉也。至少陰外通太陽經者。故陽虛之人。邪由太陽直入少陰。其病始得之。而反發熱者。風邪浮於表也。以無頭痛等證。則不在太陽。以其脈微細。但欲寐。故為少陰病也。邪在少陰。故表雖熱而無汗。以其陽虛邪得深入。故以附子溫臟。佐細辛麻黃。從少陰祛邪出表。開腠以泄之也。其麻黃附子甘草湯證。以寒邪初感少陰。亦從表解。其不發熱。故溫裏藥多。發散藥少也。至太陰病脈浮。而有用桂枝湯發汗者。蓋少陰為樞。太陰為開。其邪淺者。皆可使其從表而出。若厥陰為闔。六經極裏之處。則無從表而解之法矣。以此見仲景之辨析脈證。立法施治。微妙入神。於變化之中。自有不易之理。其表裏淺深。邪之進退。絲毫不可牽混者也。歷來註家每云自汗為表虛。無汗為表實。此泛論內傷虛證。猶可。則不可論風寒之病也。風傷衛。而自汗者。仲景名為衛強營弱。衛強豈可謂之表虛乎。邪入陽明而自汗者。裏熱蒸汗而出。更非表虛也。若三陰經病。身冷自汗。乃元

陽將亡。須四逆白通等湯急救。豈止表虛而已。由是觀之。則表虛一語。及  
晦仲景之旨。而使後學牽混誤治也。其言表實者。亦可例見矣。故註仲景  
書。不可以粗疏臆說攙入也。

內經言尋常風寒不能傷人。雖感亦輕。旋即消散。其傷人者。名虛風賊邪。  
義詳靈樞九宮八風篇。方為此論。所言中風傷寒。故暴厲而有傳變之危。  
然邪之中人。本無一定。其流傳變化。莫可測料。故仲景反復詳審。惟在辨  
其脈證為準。經曰。邪中於陽。則溜於經。邪中於陰。則溜於腑。言中於陽者。  
先中於衛。由絡而溜於經也。中於陰者。先中於陰經。循經入臟。臟氣實而  
不受邪。還歸於腑。故曰溜於腑也。是故邪有從陽經而入腑者。以腑外通  
於陽經也。有從陰經而入腑者。以臟氣實而轉入者也。腑有六腑。惟胃為  
五臟六腑之海。故各臟腑之邪。皆能歸胃。歸胃如水歸海。則不復傳他處  
矣。凡邪入臟而不還歸於腑。則死。其不死而拖延者。其邪猶在經腑也。夫  
臟為陰經之根。腑為陽經之根。觀仲景陽經陰經治法迥異。邪在陽經必

從經治。不動其腑。雖兼腑邪。亦必先表後裏。蓋腑以通為用。治腑必以通。通其腑。則經邪反乘虛內陷。故示戒最嚴也。若陰經則不然。少陰病。反發熱者。邪本在經。必用附子先溫其臟。佐經藥以泄邪。又如病發熱頭痛。邪本在陽經。因其脈反沈而臟虛。且不治陽經。而用四逆湯。單溫其臟。以辛甘助陽散寒。所以然者。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誠恐臟虛。則邪入而死也。腑以通為用。故邪實之。則不通而病。甚則臟亦傷而死。故補臟有補陽補陰之分。通腑有輕重緩急之別。千頭萬緒。裁制權宜。而理法一絲不亂。嗚呼。此仲景所以為醫聖也。而其緊要。必審脈證。辨其邪之所在。而設治法也。相傳有傷寒傳足不傳手之謬說。即如桂枝湯證。有鼻鳴。麻黃湯證。有喘。非肺經手太陰乎。或暴下利。或大便鞭。非太腸手陽明乎。煩躁譫語。非手少陰手厥陰乎。即此數端。餘可類推。人身經脈相貫。豈有傳足不及手之理。良以足經脈長。現證較顯。故內經先舉足經。現證以明之。終言五臟六腑皆受病。豈非手足十二經。盡在其中乎。

若夫邪者由天地陰陽之氣偏駁也。及其傷人。即隨人身之氣流行變。故少陰為寒。水之臟。太陰為濕。土之臟。風寒中之。皆為陰邪。多用薑附。其有用承氣等法者。以臟氣實。其邪已溜於腑。腑為陽。故邪變而為熱也。若厥陰者。陰極陽生。正陰陽交接之處。而邪客之。則陰陽相格。寒熱相乘。故必厥冷。而後發熱。熱後又厥。厥後又熱。故用藥。惟以交通陰陽為主。如四逆之極。陽承氣之極。陰皆所不用。厥陰之表為少陽。即有寒熱往來之病。而不能汗吐下之法。惟以和解陰陽為主。與厥陰同屬一例也。故凡厥陰篇中。用四逆等湯各條。非厥陰本證。歷來註家。未曾分清。余故摘出。仍歸太少兩經篇中。庶學者。明其至理。以免歧惑也。即如提綱云。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皆陰寒之象也。若厥陰之為病。則云消渴。氣上沖心。心中疼熱。則是陰陽相格之象。而非虛寒。焉有四逆湯之證哉。是故陽經陰經。治法既異。而三陰之中。又有不同者也。夫厥陰為蓋。六經極裏之處。故邪入厥陰。必其人陽



氣勝厥少熱多。而邪歸於腑。便膿血而邪始得泄。否則多死也。相傳以邪厥陰。而又外傳太陽者。其臆說之謬。不待辨而可見矣。至少陰太陰。雖為陰臟。而亦有病熱者。或本係熱邪。或由其人陽盛。寒邪久鬱而化熱者。如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故有內發之溫病。有外感之熱邪。有風寒傳裏而化熱者。其源雖異。其流則同。為溫熱之病。外感之邪。既能入裏。內發之邪。亦能出表。是故六經皆有溫病。而仲景立六經以統萬病。當觀其各條脈證治法。以求義理之所在。則其風寒溫熱之病。不難分辨。而其邪之由內由外而發者。亦可推測以明之也。是故病狀變幻雖多。外不出陰陽六氣。內不出臟腑經絡。必先知常。方能通變。故仲景曰。能尋余集者。思過半矣。非虛語也。或曰。人身氣血。略有不和則病。故昔人多云。冬伏寒邪。春發溫病。為非理。余曰。經論伏邪發病。不止寒邪一端。如春傷風。夏飧泄。夏傷暑。秋痰瘧等是也。即如瘧疾。或歇一二日而發。其未發時。邪又何以能伏耶。又如人之痘毒。其未發時。全然不覺。何以又能伏耶。嗚呼。不明天人

陰陽變化之道。而不信聖經之言。是謂愚而好自用者。又何必與談醫理哉。

原夫六氣之病。寒為陰邪。而最厲。風為陽邪。隨溫涼寒熱之氣而變。故經言善行而數變也。濕燥。即由寒熱之所化。如陽熱蒸而濕生。風寒冽而枯燥。皆氣化自然之理。是故六氣必相兼而病入。又有多寡之異。如內經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風氣勝者。為行痺。寒氣勝者。為痛痺。濕氣勝者。為著痺。言行痺者。風性善走也。著痺者。濕邪滯著也。寒凝血結。則痛矣。惟風善能變化。故為百病之長。所以仲景首舉中風傷寒以統論。而溫暑濕燥。帶表而已。蓋仲景所重在六經。六經方可統萬病。而病因不止於六氣也。其六氣雖異。而六經之部位則同。既明六經證治。辨其陽陰虛實表裏寒熱。病變雖多。皆可一以貫之。如不知此。何必與論醫理。又何必讀仲景之書哉。是故明一氣之病。即明六氣之病。明六氣之病。即明各氣雜合之病。而仲景之論。即為治萬病之法也。豈有所闕哉。後世因有各氣雜



合之病。而又另分名目。如痧脹瘟疫等類。而不知痧脹即疫病中之一證耳。自明吳又可著瘟疫論。舉世宗之。而有續論者。有推廣者。嗟乎。此所以醫書愈多。聖道愈晦。而醫風愈下矣。其故何也。又可。不悟內經之旨。不明六氣變化之道。以己之閱歷治驗。輒憑臆見。而著書。不知己之識淺。反以內經論伏邪發病為非理。將一切溫病。盡指作瘟疫。使俗學效尤。以重藥治輕病而殺人。其非又可之遺害乎。素問天元紀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諸篇。詳論主客運氣流行變化。三年化疫。五年化厲。而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分。即燥風寒火濕之五病也。以其由鬱勃蘊釀而成。其氣惡毒。故名曰厲。以其一方之氣皆同。而人人皆病。如徭役然。故名疫也。又可所論。僅濕疫一證。略兼火化耳。以其從閱歷治驗而明。著之於書。若寒風燥火之疫。未曾經歷。則不知也。又。不明六氣變化之道。率憑臆見。以一切溫病。指作瘟疫。悖經旨而誤後學。其害深矣。昔蘇東坡在黃州。以聖散子方。治民間疫病。無不神效。到惠州。復用之。而即死者甚多。蓋聖散子。辛熱發散之藥。

服之而神效者。寒疫也。服之而死者。非寒疫也。近世所稱吊腳痧者。風疫也。風木之邪。轉筋入腹。而乘脾土。故吐瀉驟發而死。其有迅暴不及救者。火疫也。蓋風火之性。皆急速耳。若沿門闔戶。若大若小。乍寒乍熱而乾咳無痰者。燥疫也。五疫之邪。亦無不相兼。而有多寡之異。其人又有陰陽強弱之稟質不同。故病狀變幻無盡。由是言之。則內經之聖訓。確然不易。而仲景明六經證治。以統萬病。無不可以治疫病也。若以吳又可為宗者。止明一隅之理。焉能免誤治殺人之害哉。是故非聖之書不可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蓋為不善讀者而言也。若自具慧眼者。舍其短而用其長。則無書不可讀。然非先明聖經至理。而欲辨別諸書之瑕瑜。必不能矣。故學者當知所務也。至六氣變化之道。余初集首卷。已論其概矣。

仲景論中。絕不引用一句內經。而句句皆本內經至理。而窮變化之用。故為繼述之聖。而傳軒岐之道者。不明內經至理。焉能明仲景之論哉。嗣後諸家著述。莫可數計。或各發明經旨一節。或以己之閱歷見解。成一家言。



醇疵互見。駁雜不一。未有商傳聖道正脈者。更有不論脈證。但言其病用某方。使俗學以藥試病。害難言盡。竟不思人之稟質不同。邪之進退無定。病變萬狀。如圍棋之未有雷同者。是故取古方治新病。如用舊料造新房。必經匠手斲削配合。若脈證不辨。方有何用。此方書之所以愈多。而經旨愈晦。聖道正脈。遂斷絕矣。嗟乎。此蓋生民之厄也。幸有我

朝

葉天士先生出。而實無暇著書。乃於臨證之時。必詳營衛經絡臟腑之淺深。陰陽虛實外感內傷之原委。然後論理法。立方藥。滴滴從軒岐越人仲景流出。是由仲景而造軒岐之堂。指揮諸子百家而用之者。其方藥輕淡。與仲景迥異。此因時制宜。隨地變地。所以傳聖道正脈者。在此也。豈窺測一隅者所能知哉。明得軒岐仲景之理。方知葉氏之道。知葉氏之道。由之而師仲景。軒岐不難矣。不悟至理。焉能明聖道之正脈哉。至理不明。由方書之駁雜。使後學各執一隅。而不能入聖道。以得隨時活變之用。而醫風日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學者猶不以聖經為急務哉。

或問前篇引經言。夏傷於暑。秋為痲瘧。故謂未有伏暑發於冬者也。然  
初集中論伏暑。何以言冬寒之時。却有伏暑之病乎。余曰。豈不見彼之  
文。是指南方嶺表。氣候常溫。冬時既無正傷寒病。却有發伏暑者。蓋陰進  
則陽退。氣冷則熱消。一定之理也。故凡暑氣內伏者。涼風外加。必然病發  
外寒甚。則內暑發盡矣。是故傷寒與伏暑。互相進退。未有同病者也。內經  
明其定理。既曰冬傷於寒。焉有夾暑之理。若溫暖之地。冬發伏暑。則無正  
傷寒病。亦定理也。仲景本居北地。所論傷寒。豈反牽混伏暑乎。且其論暑  
病。原有專條方治。若大青龍之麻桂。豈可以治暑邪。註家憑臆混解。誠為  
迷惑後學。反晦仲景之道也。

傷寒熱病辨

素問熱論篇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病者。必不免於死。又曰。巨陽者。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也。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使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卧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臟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盛。故腹滿而噎干。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營衛不行。五臟不通。則死矣。有註解者曰。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七日來復於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又曰。若邪在經。則溜於腑。不復再傳及三陰矣。後又引六微旨大論所云。太陽之上。寒水治之一節經文。以證其邪在氣不在經之說。按此說。乃迂腐



之見。錯解經義。迷惑後學者也。經文明言三陽經絡皆受病。又云五臟六腑皆受病。是邪由陽經傳至陰經。入於臟而死也。今云不涉有形之經絡。豈非顯悖經語。迷惑後學乎。經文備列六經證狀。教人辨別邪之淺深。而治。今云不涉經絡。教人如何分辨耶。經曰。邪中於陽。則溜於經。邪中於陰。則溜於腑。今乃云邪在經。則溜於腑。不復再傳及三陰。豈非杜撰臆說乎。且又云。傷寒為病。變化無常。有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經者。為病多有不同。然則請問邪在氣而不涉經者。其病作何狀。經氣兼病者。又作何狀。氣分之邪。轉入經者。又作何狀。何不一一表明。使人辨識。而徒以空言穿鑿。惑亂學後哉。此因執迷六微旨大論之言。而不悟其理。故謬解有如此者。殊不知六微旨大論。專明司天在泉。客氣流行。變化之道。此篇專明外邪傷人。隨人身經絡變化為病之狀。義理各有不同。以其邪隨人身經絡而現病狀。故仲景首分風寒營衛為提綱。而立六經。詳辨脈證。分經論治。方有端緒。而免錯誤。故舉營衛。則經絡



氣血在其中。豈有邪在氣而不涉於經者哉。不通之至也。夫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此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以其陽旺。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者。謂陽經陰經表裏皆病。以其邪盛正虛。故不免於死矣。若止傷於表。一日太陽受之。以至六日厥陰受之者。蓋人身以衛陽為固也。六經者。表裏之層次也。衛氣晝行於表。夜行於裏。行於裏則表陽虛。而邪得內侵。衛氣一晝夜出入一次。故邪內侵一層。而深入一經。至六日則深入厥陰。經盡之處。再入於臟則死。然此言其常理也。其有陽虛之人。傷寒則不能變熱。有元氣強者。邪不能內侵。雖多日而止於表。有怯弱之人。初感即入於裏。不待傳變者。種種不同。莫可枚舉。故內經表其常理。而仲景推廣而詳論之。以發明經旨。其自序所云。撰用素問者是也。故仲景為繼述之聖。並無邪在氣不在經之言。凡論傷寒。而不合仲景之旨。皆為異端邪說。迷誤後學。故不得不辨也。或曰。六微旨大論言六氣流行變化。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今其言天地以無形之氣傷人。人以無形之氣應而為病。

故不涉於經絡。即以太陽之上。寒水治之一節經文。以證此一日太陽受之之義。是亦本於經理。而子何以非之乎。余曰。嗟乎。此道之所以不明者。皆為似是而非之說。以迷之也。經曰。喜怒傷氣。寒暑傷形。今云寒邪傷無形之氣。已悖經理矣。且彼言太陽之上。寒水治之者。明六氣流行變化之道也。此言一日太陽受之者。表六經受邪為病之狀也。夫人身之氣。有衛氣。有營氣。有臟氣。有腑氣。經在營分。絡在衛分。陽經通腑。陰經通臟。若言其氣一而已矣。所以必分營衛經絡臟腑者。明其淺深界址。可辨其邪之所在。而治之也。就如所云。天地以無形之氣傷人人。以無形之氣應而為病。然則既不涉於經絡。其邪氣與人身之氣。在於何處。莫非在人身之外乎。豈非不通之極哉。靈樞衛氣篇曰。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又曰。能知六經標本者。可以無惑於天下。故仲景先分營衛經絡臟腑之證狀。即辨其邪之在氣在血。而施治法。如太陽病。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小便利者。為邪結在血。小便不利。結在氣之類也。今經文明敘六經病狀。教

人辨別施治。註經者反云不涉於經絡。於理通乎否乎。至經言物生其應氣脈其應者。人與萬物同稟陰陽之氣而生。故氣化流行無不相應。如少陰司天。南政則兩寸脈不應。北政則兩尺脈不應。又如厥陰之至。其脈弦。又如春弦。夏鉤。秋毛。冬石之類。皆氣脈相應者也。及至受邪為病。則人身之氣變化多端。即不與天地之氣相應。故經文必就人身之陰陽營衛經絡臟腑而詳辨之。由是言之。與彼之專論司天在泉。運氣流行變化者。安可互相牽混。而使兩處經義俱失哉。是故解經必當就本文闡發義理。若枝蔓穿鑿。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而不自知流於邪僻也。蓋經文有專明天地之氣。流行變化者。不可與人身牽混。有專明人身之氣。變化為病者。不可與天地牽混。其有舉天地之氣以明人身之氣者。論人身之氣以證天地之氣者。互相發明。表天人合一之理。則又不可分析何也。其專明天地之氣。流行變化者。教人順其生成之道。避其乖戾之氣也。專明人身之氣。變化為病者。教人辨氣之寒熱邪之淺深。人之虛實。隨宜而治也。表天人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合一之理者。教人觀天地氣化流行之序。以察人身陰陽氣血兩者相應。則為順為吉。相反則為逆為凶也。凡此皆內經之要旨。不明此旨。而解經者。縱有發明之處。而錯失必不能免矣。讀經者。尤不可不知也。





神昏讖語辨

夫心神為一身主宰。病至神昏讖語。已經危重。若不細辨明晰。焉能起死回生。仲景論中。邪入陽明。胃腑實結。而發讖語者。以胃為五臟六腑之海。邪壅於胃。則五臟氣血擾亂。故神昏讖語也。又有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者。有熱入血室。晝則明了。夜則讖語者。有肝邪乘脾。而發讖語。名曰縱者。多種不同。皆有虛實淺深之異。論中已詳辨也。葉天士溫病論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心包者。護心之膜。神之宮室也。故邪閉心包。則神昏讖語。此與傷寒論中各證不同。須用牛黃丸。至寶丹等藥。開心閉以祛邪。若誤用他藥。反傷本元。而心包之邪。更不能出。必至脫絕而死。然此皆古書所論。醫者自當知也。更有古未道及。時人不辨。以致誤治而死者。如風寒等邪。發表汗出。病仍不退。而又表之。反加神昏讖語。於是更用涼瀉。誤而又誤。以至於死。此因初治辨之不明。或止用衛分之藥。膝開汗泄。而營分之邪反陷。或挾寒濕陰邪。應用辛溫。而表藥中雜以涼藥。既重虛其衛。

而涼藥閉其邪於血脈之中。心主營血。故亦神昏譫語。但病狀不同。若胃腑邪重。心包近心。故其神昏。皆全然不知人事。其邪閉血脈者。雖心稍遠。故呼之即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即神昏譫語矣。其脈必兼滯滯。以脈為血之府。邪閉血脈。故滯滯也。此須重用桂枝。佐歸翹。亦芍之類。以通血脈。如熱盛。略佐涼味。無熱。必須溫通。蓋血得涼。則愈閉也。又有暑濕邪盛者。至下午晚間。身熱更甚。神昏譫語。至早上午前則清。此邪在三焦脾胃。因濕重過熱。不得透發。濕為陰邪。旺於下午陰分。熱不得外泄。則內擾而神昏。至早上陽旺氣升。則神清矣。此與熱入血室相似。而病因治法大異。其舌苔無論黃白。必兼滑也。此須辛香溫苦。先開其濕。使三焦氣通。熱邪透發。再用涼藥清之。自愈。若治不如法。輕則變瘧痢。重則必死也。又有肝脾素虛。陰血不足之人。偶感外邪。未得解散。營衛氣閉。肝風即時內動。亦有神昏譫語。而手足掣動。或兼驚惕。甚則昏厥如死。其脈虛數空大者。危難治。沈細而疾者。元氣尚未脫離。少刻亦即甦醒。此虛多

邪少。須用輕清之藥。疎其經絡。柔潤甘緩。和其陰陽。不可用重滯之品。漸令表裏氣順。再用滋補調之。若率投削伐重藥。即厥脫而死。此與前之各證。又迥不同。皆余之所經歷者。故聊述之。當知病因多端。亦不止此數證。總在細審其邪之淺深。正之虛實。設法施治。庶幾無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身月林...集

卷一

一四

改良石印





辨舌苔

古來辨舌苔。繪圖立說。分別至百餘種之多。不獨穿鑿。未能盡協至理。而使後學眩惑。莫識端倪。凡事必以明理為要。豈以多為貴乎。茲以管見所及。舉其大綱。不出陰陽虛實。外感內傷之理耳。能知綱要。則其變化自可類推。隅反也。蓋舌為心之苗。心屬火。故其本色紅也。心脾同氣。火土相生。故胃氣由心脾發生。所以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二陽者。陽明胃也。脾為已土。胃為戊土。位居中宮。統一身之陰陽。而主肌肉。經曰。唇舌者。肌肉之本也。又曰。脾者。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又曰。心氣通於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而心主血脈。由是可知舌本。即心脾之氣血所成。蓋人先生五臟。而後有肢體也。更可知舌苔。由胃中生氣所現。而胃氣由心脾發生。故無病之人。常有薄苔。是胃中之生氣。如地上之微草也。若不毛之地。則土無生氣矣。故觀舌本。可驗其陰陽虛實。審苔垢。即知其邪之寒熱淺深也。今條列於後。須將各條互相參合。方能明其至理也。

一凡辨舌。有苔垢之分。苔如地上之草。根從下生。垢如地上浮垢。刷之即去。無根者。表分濁氣所聚。其病淺。有根者。邪氣內結。其病深也。有根之苔。又當分其厚薄鬆實。厚者邪重。薄者邪輕。鬆者胃氣踈通。實者胃氣閉結也。

一凡苔垢。色白者為寒。白甚者寒甚也。白滑者。痰濕也。干燥者。陽氣虛。不能化津上潤也。夫衛氣出於肺胃。營血根於心脾。故衛分之病。現於營垢。營分之病。現於舌本。初感外邪在衛分。舌現白苔。以胃中水穀之氣被鬱不化。而為寒。為痰也。衛閉則營氣被遏。故苔白。而舌尖舌本。或反紅甚也。此專論外邪。須解表。踈衛。衛氣開。則營氣通。白苔退。而舌本亦不紅矣。若非外邪。但胃中病。其舌本亦如常色。不變也。若外邪苔白。而見舌本紅甚。誤認為火。而投涼瀉。則外邪內陷。中陽不伸。反加煩躁。更認為火。其誤不可勝言矣。故有煩渴發熱之病。而苔白者。是寒閉其火也。經曰。火鬱則發之。又曰。發表不遠熱。故用辛溫。升發陽氣。陽伸則火



散而津液化。煩渴即解也。若其白而干者。津液已枯。雖有表邪。不能作汗。則於升散藥中。須助津液。如仲景用桂枝湯啜稀粥之例也。其白滑而厚者。痰濕壅遏。若解表而不開降其痰。汗出津泄而中宮仍閉。反加燥渴。即變干白之苔。治不如法。邪入於裏而化熱。舌苔即黃。

一凡苔垢色黃者為熱。黃甚者熱甚也。黃滑者濕熱也。干燥者邪熱傷津也。凡現黃苔浮薄色淡者。其熱在肺。尚未入胃。胃熱則苔厚而色深。或苔薄而舌本赤者。營熱也。其淡而不紅者。心脾氣血素虛。苔黃亦必不甚。此當辨本元之虛實。邪氣之重輕。而施治法也。具有舌本紅紫雜現而色不勻者。營血瘀滯也。苔垢雜色並現。或中有邊無。中無邊有者。胃氣不化也。其黃苔雖甚。而胸腹無脹滿。或雖滿悶。按之軟而不痛者。邪尚在經。可用涼解之藥。不可大攻大瀉。若邪淺而攻深。則正傷而邪反內陷。成危證也。故其本元虛實。須視舌本。邪之重輕。當辨苔垢病之淺深。更當按其胸腹。問其飲食二便也。



一凡黑色苔垢大有虛實寒熱之異。其有黃白苔垢而食酸味。其色即黑。滑者。仍是痰濕。而無大熱大渴者。須用辛溫苦降。以通陽祛濁。不可因黑而誤認為火。用涼瀉也。若非食酸。而黑苔薄滑。或如敗醬。如灰色。其舌本淡白。或晦不鮮明。此陽虛之極。寒痰濁穢。凝聚中宮。須用姜附通陽。苦辛開降之法也。若其舌本紅赤。是邪熱已甚。苔黑必燥。或起芒刺。斷無滑苔。胸腹脹滿。按之痛者。實邪在府。急須攻瀉。遲則不救。若按胸腹。竝不脹痛。則內無實結。而黑苔干燥。此水涸也。當大劑涼潤滋陰。亦須急救也。其苔垢有青藍雜色。如斑如點者。此疫厲穢邪。舌本不紅。而苔滑者。為虛寒。舌本赤而干燥者。為實熱。實熱者。用三承氣法。虛寒者。諸瀉心湯加附子例。皆危證也。其舌本或短或萎。而赤色苔厚者。為邪閉。色淡白。或如熟猪肝者。不論有苔無苔。皆為正敗。邪閉者。急通之。或可生。正敗者。死不可治。

一凡舌光如鏡。毫無苔垢。或有浮垢。刷之即光者。其色紅活。是胃氣虛熱。



色赤者。營中邪熱。皆胃津干涸。必多煩渴。當用涼血滋陰。兼助胃氣。其苔可以漸生。若舌本淡白。或如熟猪肝者。此元陽敗胃。無生氣。如不毛之地。故光而無苔。必不能進食也。縱服大劑參附。後不能生苔。而略現白垢。或如浮皮。此殘燈餘焰。必死不可治。倘有薄苔漸生。則漸思食。方為生機。然百中無一二者。其有舌本全白如紙。毫無紅色。不論有苔無苔。元陽已絕而死。

一凡舌本淡白。為心脾虛寒。紅赤。為營中邪熱。此論其常理也。至其變化。必當與脈證參合。其舌本雖淡白。而脈神尚好。有邪熱病證者。仍當清其邪熱。不可過用苦寒削伐。以傷氣血耳。若舌本紅赤者。有真寒假熱之病。其脈弦大急強。或浮數散大。按之空虛。或大便不固。小便短少。或口雖干燥。必喜熱飲。或竟不渴。此為真臟之脈。腎元不固。虛陽上泛。或面色亦微現紅。須用桂附引火歸元。稍加黃連白芍。和陰以降心火。俟其脈漸漸柔弱沈靜。則舌亦不赤矣。此辨在幾微之間。若誤作火治。而

投苦寒則更煩躁。或即昏沈而死。倘大便燥結。加通潤之藥。始雖干燥。後必溏薄。正因腎虧。下焦氣化失度。仲景名為陰結也。余故舉其大綱。而葉天士溫病論。辨舌驗病。精細詳明。已彙集後卷溫病篇中。學者更當究心也。



診脈綱要

肺主一身之氣。兩手之脈皆肺經之脈也。所以名氣口者。各臟腑之氣皆由胃達肺。行於兩手之脈。為氣所行之總口。而肺朝百脈。故名脈口也。經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難經言。陰得尺中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尺寸各始一寸九分。蓋關以下皆謂之尺。而脈現一寸為準。關以上皆謂之寸。而脈現九分為準。或有太過不及。即陰陽偏勝之病。尺為陰。寸為陽。故又名寸口也。內經與傷寒論。每於三名中。或舉一名。即指兩手之脈也。惟內經分寸關尺部位。候五臟一胃之氣。而不及他腑。以致後人聚訟紛紛。或以大小腸診於寸。或診於尺。卒無定論。皆由未明至理故也。夫脈者。氣血流行之象。察之必本乎陰陽。陰陽之道。變化無窮。而變化之中。自有至理存焉。要必求其至理所在。不可膠執而穿鑿也。經曰。太陰行氣於三陰。又曰。氣口亦太陰也。故兩手之脈。主五臟之陰。又曰。陽明行氣於三陽。喉旁人迎。陽明之脈也。故主六腑之陽。是臟氣統於肺。腑氣統於胃也。兩手皆肺



經之脈以其統攝各臟之氣。各臟之氣呈象於脈。故經分部位以候之。其  
 獨兼一胃者何也。胃為水穀生氣所由出。而稱臟腑之海。故兩手脈象和  
 緩者皆為胃氣。有胃氣則生。無胃氣而現真臟之脈。如弦鉤毛石。而無和  
 緩之象者死也。以其與脾相合。位居中宮。故診於右關之前。而脾診於後  
 也。所以不及他腑者。歸於人迎統攝也。且胃之下小腸。小腸下大腸。其腑  
 氣本來一貫。由是言之。欲察其脈理。必候於人迎。人迎難辨。辨其證可也。  
 不必論其脈也。營行脈中。衛行脈外。衛為陽。營為陰。是兩手之脈。為營陰  
 之氣。而出於臟。故可分部候五臟之氣。而腑陽統於人迎。故經文不列餘  
 腑也。若欲於兩手分部。則大小腸當診於寸。為合理。診於尺。非理也。何也。  
 肺與大腸為表裏。心與小腸為表裏。其氣化相合。經絡相通故也。或者駁  
 曰。腸居下焦。以經絡相通。而診於寸。然則腎絡通心。腎脈亦可診於寸乎。  
 余曰。此不明陰陽至理之言也。夫陽升陰降。自然之性也。陽化氣。陰成形。  
 聖經之明文也。腸為腑。為陽。形成而居下。氣升而現上。一定之理也。腎為



臟為陰。正屬相反。安可同論。脈為營陰之氣。而出於臟。故按部以候臟氣。心肺居上。而診於寸。腎居下。而診於尺也。腑合臟之氣。化故必隨臟之部位以診也。不獨內經至理如此。而難經言。一脈有十變。假令心脈急。其者肝邪干心也。微急者。膽邪干小腸也。心脈大甚者。心邪自干心也。微大者。小腸邪自干小腸也。心脈緩甚者。脾邪干心也。微緩者。胃邪干小腸也。心脈濇甚者。肺邪干心也。微濇者。大腸邪干小腸也。心脈沈甚者。腎邪干心也。微沈者。膀胱邪干小腸也。五臟各有剛柔邪。故令一脈變為十也。此以五臟之脈。既分寸關尺部位。而一臟有一臟之脈形。如大者。左寸心脈之形也。大甚。則為心臟自病。微大。則為小腸病。其他臟他腑之氣。互相干犯為病者。亦如是類推。則是以腑臟之氣。同候於一部之脈。脈乘甚者。為臟病。微乘者。為腑病也。由是觀之。則大小腸。必診於寸。更可徵矣。歷來以小腸膀胱診於左尺。大腸三焦診於右尺者。皆為臆說。實非聖經至理也。所以然者。臟為陰。腑為陽。陰陽互根於太極。故二氣流行。輸化交互不能析。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離欲候腑氣必當合臟之部位也。故經文已言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而胃脈診於右關矣。則大腸必當診於右寸。小腸必當診於左寸。膽當診於左關。膀胱當診於兩尺也。蓋兩尺皆為腎脈。各於膀胱者也。若夫三焦包羅五臟五腑。周於一身。故其氣之和否。必應於兩手通體之脈。上焦應寸。中焦應關。下焦應尺。而氣之流行。左升右降。如環無端。陽升極則氣旺。故左寸之脈大於右寸也。陰降極則氣盛。故右尺之脈大於左尺也。如升降不利。或有偏傾。即三焦之氣不調也。此以脈象之陰陽升降。以候三焦之氣。方為聖經至理也。或曰。薛立齋治案。言患腸癰者。診其尺脈滑大。此說何如。余曰。此有形腸癰。壅其下焦之氣。現於尺部。正為三焦之脈氣。非腸之脈氣也。若腸則形成於下。氣升現上。其現於右寸。為大腸現於左寸。為小腸一定之理也。即如內經言。診得心脈而急。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心為牡臟。小腸為之使。故少腹有形也。此非形成於下。氣升現上之明證乎。病在腸而名心疝。豈非表腑臟。

合同氣化之理乎。奈何歷來並不究心。聖經至理。而以臆見紛爭。無定論也。又如心包者。護心之膜也。其脈氣即心氣也。經言左寸之前以候心。後以候臆。中臆中者。非指心包也。是心藏包內。而居於臆中也。何也。經旨以肺主氣。胸為氣海。故言右寸之前以候肺。後以候胸中。而心主血。臆中者。正與胸中相對待也。是胸中主衛。臆中主營耳。靈樞經脈篇言。三焦經。布臆中。散絡心包。可見心包居於臆中也。海論篇又言。臆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由是觀之。臆中與胸中。同稱氣海。而有營衛之分。蓋營亦有氣。血中之氣也。衛亦有血。氣中之血也。氣血陰陽。互相為根。故也。方知向來相傳。以臆中即是心包之別名者。皆臆說也。三焦包臟腑之外。而心包外護於心。故部位相近。經絡相通。合為一陰一陽之表裏。連五臟五腑。共成十二經。是故臟腑相合。經絡相通。皆出陰陽氣化自然之理。豈臆說所可憑哉。或曰。經言左寸之前以候心。後以候臆。中今子云。臆中非是心包。然則心包之脈。候於何處。余曰。子何固哉。夫心藏

包內而居膻中者。淺深之層次也。前以候心。後以候膻中者。上下之部位也。淺深者。脈氣之出入也。上下者。脈氣之升降也。明乎此。則脈象自當意會。安可穿鑿劃分界限乎。若論其理。心脈之氣。即心包之氣也。何也。靈樞邪客篇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者。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勿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也。觀此言包絡為心主之脈。則其氣即心氣。足可徵矣。左寸之前以候心者。即此脈也。豈不確然哉。經文有時單舉膻中。有時單舉包絡。正是互舉。以明包絡居於膻中之意。後人粗疎而不體究。反謂膻中即是包絡。而失要義。竟不思經言。三焦經脈布膻中。散絡心包。布者。分布其處。絡者。互相維繫。則包絡居於膻中。不更顯然可見乎。蓋心臟如人。包絡如人。穿之衣。膻中如人居之屋。三焦經脈分布屋中。而散絡於衣上也。夫肺居胸中。心居膻中。同在上焦。如一屋而隔分內外。內外又互相通。



貫。故經脈表裏互相維繫而海論稱膻中亦為氣海。義更昭然。豈可謂膻中即是心包乎。膻中主營。故為內。胸中主衛。故為外。蓋衛氣起於下焦。營氣起於中焦。皆自下而升。至上焦則衛氣由胸而達肌膚。營氣由膻而走經脈。故有內外之分。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故脈為營陰之氣。而出於臟。可分部以候臟氣。腑陽之氣。由胸出衛而行脈外。以其一腑必有一臟之氣化相合。故欲候腑氣。必隨臟之部位。而內經難經皆已詳明其理也。素問靈蘭秘典曰。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李士材解曰。尺外者尺脈前半部也。尺裏者尺脈後半部也。裏以候腹者。凡大小腸膀胱命門皆在其中矣。於是謂二腸之脈必當診於尺也。薛生白醫經原旨亦照此解。自滑伯仁以後諸家。凡言二腸之脈診於尺者。皆同此意。遂以脈訣之言。診於寸者為叛經。而斥為偽訣。嗚呼。竟不自知叛經之甚也。今且請問。二腸固居腹中。隸於下焦者也。然其氣將出於腸外而鼓於腹。

耶。抑由腸中升降者耶。若出腸外而鼓於腹。則腸中無升降之氣。何以傳化水穀乎。若其傳化。必由腸中升降之氣。則其氣必由經脈升於上焦。與心肺為表裏而相合者。也是故小腸之能化物者。心火之力也。故稱為火府。所以經言心脈急甚名心疝。小腸為之使。少腹有形也。又曰肺脈沈搏為肺疝。則肺疝為大腸之病可知。而大腸之傳道變化。必賴於肺氣。又可例見矣。由是觀之。欲候二腸之氣者。當合心肺部位。而診於寸為準。脈候於腹中。而診於尺為準耶。雖愚夫愚婦亦可了然明白矣。且如營行脈中。脈中之氣。即經氣也。十二經氣流行。始於肺。由肺到大腸。大腸到胃。胃到脾。脾到心。心到小腸。小腸到膀胱。膀胱到腎。腎心包。心包到三焦。三焦到胆。胆到肝。肝復到肺。如是周流循環無間。然則大腸經脈之氣。到胃而止。且不到下焦。而診脈者。反欲於下焦尺部以候其氣。於理通乎否乎。獨怪夫言二腸之脈。診於尺者。數百年來。皆稱名醫者也。既不究內經難經之的旨。而似此淺顯易見之理。猶不明。反謂脈訣之言。診於寸者為叛。

經而不自知叛經之甚。何以稱名醫乎。豈不可笑哉。或曰。十二經脈流行。自胃到脾。脾到心。心到小腸。則是從陽到陰。從陰到陽者。而太陰陽明論言。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與十二經氣流行不合。何也。余曰。人身有營衛經絡腑臟之淺深層次。而氣血周流。四通八達。故各分次序者也。自胃到脾。自脾到心。單言十二經中之氣流行也。十二經有十二絡。惟脾胃居中。統領一身陰陽之氣。故本絡之外。各有一大絡。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其形如網。絡於周身。故名大包也。太陰陽明論。專論脾胃之氣。以其統領一身之陰陽。故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皆由絡中貫注流行。自然與十二經氣流行。次序不同。蓋表裏經絡四通八達故也。余見有昧者。不明此理。謂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與十二經氣流行。次序不合。疑是後人偽造。而非經文。於是刪去。此真愚而好自用者也。故醫門亂道之書最多。迷誤後學之害。何可勝道哉。且夫脈者。陰陽二氣流行之象也。故其氣之升為陽。降為陰。出為陽。入

為陰也。腑為陽。脈氣之陽。即腑氣也。臟為陰。脈氣之陰。即臟氣也。然陰中  
有陽。故陽氣由臟而出也。陽中有陰。故腸腑由陰成形也。此陰陽之不能  
析離者。以其互相為根。而發源於太極故也。由是言之。陰有一定之部位。  
以其成形也。陽有無窮之變化。以其流行也。此皆不易之理也。或曰。陽自  
左升。陰自右降。然則左脈之氣。有升無降。右脈之氣。有降無升乎。余曰。不  
然。正為陰陽之道。變化無窮。故當求其至理。而不可執也。以左右分陰陽。  
則陽自左升。陰自右降。以上下分陰陽。則陽升於北。而旺於南。陰降於南。  
而旺於北也。蓋陰陽互根於太極。而太極之體圓也。故氣之流行也。升降  
之中。有轉旋。轉旋之中。有升降。以凝合乎圓體也。以其互相為根。故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二氣互旋。則升中有降。降中有升。陽升左旋。而旺於南。故  
左寸浮大者。陽氣升極之象也。右寸浮短瀆者。陽氣初降。變陰之象也。陰  
降右旋。而旺於北。故右尺沈實者。陰盛陽伏之象也。陰極則生陽。故左尺  
柔滑者。陽動將升之象也。陽中有陰。故左亦有降。不及升氣之旺耳。陰中



有陽。故右亦有升。不及降氣之多也。此水火木金之氣。周流於南北東西。由中土為機樞。故脾臟獨主轉運。而清升濁降。胃為大路。出入迴旋。營衛經絡為小徑也。故脾胃統領陰陽為一身之機樞。則太陰行氣於三陰。陽明行氣於三陽也。蓋人身一小天地。陰陽之氣升降於地中。轉旋於地外。故人身升降之氣由脾胃而轉旋於營衛經絡也。太極一動一靜。即陰陽一闢一闔。一闢一闔。即人身一呼一吸也。故氣隨呼吸流行。而現象於脈。必有升降出入也。氣升自尺而上於寸。氣降自寸而下於尺。氣出自沈而浮。氣入自浮而沈。此兩手之脈皆然也。則其升中有降。降中有升。從可知矣。而升降出入。必由三焦。故三焦稱元氣之別使。而當診於寸關尺通體之脈象也。故脈之動也。應呼吸之數。仲景言呼吸為脈之頭者是也。明乎此。方可論診脈之法。庶幾合乎聖經之理也。蓋呼吸即陰陽之氣。生於命蒂。即太極也。藏於五臟。流行於六腑。經脈升降出入。循環不已者也。故經曰。臟者藏精氣而不寫。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是腑之所以傳化者。由臟氣。

故運也。則腑中之氣原出於臟。由經脈而達於腑。是故五臟合五腑之氣。化不獨肺與大腸。心與小腸為然也。臟腑合同一氣。故難經以臟腑同候於一部之脈。其脈氣乖甚者為臟病。微乖者為腑病。而內經以心脈急甚者名心疝。肺脈沈搏為肺疝。主二腸之病。此內經難經之言。若合符節而義理昭然。可為萬世之定論也。更何疑哉。今繪圖於後。以明其理。而脈象亦可於此推測矣。

又按李士材診家正眼。每脈分寸關尺主病。有云。寸遲上寒。關遲中寒。尺遲火衰。吳門唐立三言。三部之脈。數則俱數。遲則俱遲。如何提出一部之獨遲。獨數為主病乎。此亦景岳所謂敷衍其說也。諸如此類。勿為所惑。余觀仲景言寒傷營病。尺中遲者不可發汗。內經脈分九候部位。每部有獨小。獨大。獨疾。獨遲等象。名七診。不止遲數兩端而已。九候者。頭足手。各分天地人。手之天地人三候。亦即寸關尺之義也。要知寸關尺脈氣原非阻隔。而氣血有病。病在何處。必現於何部之脈。一定之理也。故曰脈者氣血



之先形也。其獨現一部遲者。有竭蹶不前之狀。謂之遲耳。善診者。自見其  
形象也。若以士材之言為非。豈內經仲景亦可非乎。學者當求脈神之理。  
悟理指下。可明讀古書。勿以辭害意也。



醫門精義二集

卷一

二十四

改良石印





# 陰陽迴旋升降圖



圖說

心腎相交之處。即是太極。人身命蒂所在也。道家名為元關。中土其外護。故為太極之廓也。神氣凝合於中。返本固元。則成仙胎。蓋離中一陰為神明之宅。坎中一陽為生氣之根。陰陽合璧。即歸太極之體。而復其性。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復其性也。自陰陽流行。化生萬物。以成形質。如材之成器。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肝木近於腎。以其氣升。故居於東。肺金近於心。以其氣降。故居於西。脾胃居中。胃陽居前。脾陰居後。陽氣從右者。由脾而升。陰氣從右者。由胃而降。故脾胃之脈。診於右關也。所稱相火者。即坎中陽氣。由肝胆而升。行於三焦者也。陽自左旋而旺於南。故左寸大於右寸者。陽升極而浮洪也。陰自右旋而旺於北。故右尺大於左尺者。陰氣盛而陽藏於內也。右尺之內陽外陰。正與左寸之內陰外陽相配。左尺陽初升。正與右寸之初降相配也。女人之氣從右旋。故其脈宜右旺尺旺。與男子相反。此圖專明男脈也。難經言左為



腎右為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蓋先天轉為後天。乾變成離。一陽落於坎中。為生氣之根。升發於左腎。自東而至南。由西而至北。歸藏於右腎。故右腎居西北。是先天乾陽之所在。要如門戶之閉密。則生命保固。故稱命門。內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即此理也。以其為生命之根。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歷來相傳。以左腎為水。右腎為火。皆是臆說。而非聖經至理也。夫言陰平者。坎卦之二陰也。陽秘者。坎中之一陽也。若云外水內火。則可安。可以左為水。右為火哉。火藏水中。火妄動。則水耗。故必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

昨與先生論診脈部位。余主三焦分隸寸關尺之說。先生欣然以為知言。因出示所著診脈綱要。受而讀之。真能耽味聖經。獨得理解。其見地明徹。左右逢源。不為向來注家所障。非特求之。竝世希覯。其人不佞。向於大小腸。診於尺部之說。不能無疑。亦嘗究於靈素之論。經絡表裏。難經之論。一脈十變。思有以辨之。而未能也。及觀先生形成居下。氣升現。

上之解。渙然冰釋。以為得未曾有。洵足輔翼經文。是正諸子也。莫子第  
陳祖望拜識





人迎寸口辨

自古相傳。以左手關前之脈為人迎。右手關前之脈為寸口。居然註於經文之下。習焉不察。顯然悖於經義者。亦忽而不審。豈不可怪哉。即如心肝腎之脈。皆診於左手者也。靈樞經脈篇。叙十二經脈流行次序。以及病狀虛實。其言心肝腎三經之氣盛者。皆云寸口大於人迎。虛者寸口小於人迎。如果以左手脈為人迎。焉有經氣盛而脈反小於寸口。經氣虛而脈反大於寸口之理。豈非顯悖經義者乎。靈樞寒熱病篇曰。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此言手足陽明之經脈。皆行於頸之兩側。而足陽明胃經之脈。名人迎者。在前結喉之兩旁。應手而動者是也。素問經脈別論曰。食氣入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此言兩手寸關尺之脈。皆肺經之脈也。良以肺為華蓋。故朝百脈。凡穀所化精微之氣。先淫於脈。淫猶浸也。



由脈流經。而外輸於皮毛。毛脈合精氣而內行於腑。腑之精氣合臟之神。明而留藏於心。肝脾腎四臟。故曰。臟者。藏精氣而不寫。是由神明攝持精氣者也。神明者。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腎藏志也。原其氣生於胃之穀食。皆歸肺臟之權衡。權衡平準。分布表裏。而流於兩手之脈。故此脈為周身經氣之總口。而成寸關尺之部位。死生可由此而決斷。故曰。氣口成寸。以決死生。因有寸關尺之分。故名寸口。其為各經氣流行之總口。故又名氣口也。素問五臟別論。帝曰。氣口何以獨為五臟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臟。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臟六腑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此言氣口。雖為手太陰肺經之脈。所以獨為五臟主者。以其五味所化精微之氣。各隨五味五行之性。以充養五臟。其氣味實由胃中生化而出。及其流行變化。皆現形象於氣口之脈。而死生可由決。故氣口獨為五臟主也。為因各臟腑之氣。既從本經流行。又必經由肺經兩手之脈。以現其形者。蓋以肺為華蓋。朝百脈。故

也。為華蓋而朝百脈。所以統主五臟之陰。故十二經篇。凡言陰經氣盛者。則曰寸口大於人迎。虛則反小也。胃為水穀之海。六腑之大源。所以統主六腑之陽。故十二經篇。凡言陽經氣盛者。則曰人迎大於寸口。虛則反小也。靈樞動輸篇。帝曰。足之陽明。因何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其悍氣上冲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顙。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並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此言胃中水穀所化精微之氣入營而上注於肺。流行於兩手之脈。候於右手關前者也。其慄悍之氣直上冲頭者。循咽而上走空竅。由眼系入腦。出額。循面下行。合陽明之經。下頸而入人迎之脈。此胃中悍氣別走一路。而成人迎之動脈也。以其為陽悍之氣。故其動脈比寸口浮盛也。經義如是明顯。陰陽之理。確然不移。又何所見。而以左手關前為人迎。右手關前為寸口乎。此誠不可解也。夫兩手寸口之脈。為營陰之氣。喉旁人迎之脈。為腑陽之氣。故凡無病之人。人迎之脈原比寸口粗大。經言陰盛者寸口脈大於人迎。虛則反小。陽盛者人迎

脈大於寸口。虛則反小。此言人迎是胃之本脈。統主六腑之陽。寸口是肺之本脈。統主五臟之陰。教人辨陰陽虛實之法。要以無病之本脈為準。並非以寸口人迎兩脈比較大小。而讀脈者勿以辭害意也。假如無病之本脈寸口大一分。人迎大二分。此本來之脈形如是。而非病也。若診病時。人迎之脈照常大二分。寸口之脈本大一分者。今大有二分。是謂寸口倍大於人迎。知其邪盛在陰也。其虛者。細小不及一分之本脈。是謂反小於人迎也。若人迎之脈本大二分者。今大至四分。其寸口仍照本脈大一分。是謂人迎倍大於寸口。知其邪盛在陽也。其虛者。細小不及二分之本脈。是謂反小於寸口也。故經教人先識本脈。而後方能辨其病脈。如弦鈎毛石。而兼和緩者。為各臟無病之本脈。若無和緩之象。而弦鈎毛石。有太過不及。即知其病在何臟。如弦太過。為肝邪有餘。不及。為肝虛之類也。故凡讀經。必須悟其義理。切勿死於句下。死於句下。則錯解義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少陽三焦膀胱辨

靈樞本輸篇曰。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胆。胆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此節經義。已於前集類編臟腑門本文之下註明。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句。舊註解作三焦屬右腎。膀胱屬左腎。膀胱三焦。亦可名臟。皆屬於腎。故將兩藏云云。夫經言腎上連肺。故將兩藏。根少陽屬腎一句。則明言少陽將肺腎兩藏。乃解作腎將三焦膀胱兩府。請問腎上連肺一句。作何著落。此固謬矣。如果三焦屬右腎。則經下文云。三焦者。中瀆之府。水道出焉。屬膀胱。又作何解釋。且明言三焦是孤府。無藏可配。今屬之右腎。豈非臆見乎。其言少陽屬腎者。胆亦名少陽。何可鑿指三焦乎。既已明言少陽將肺腎兩藏。若以少陽作三焦。莫非既屬右腎。又屬於肺。又屬膀胱乎。既屬兩藏一府。又言三焦是孤



府何也。反復推敲。實無義理可通矣。良以經旨淵妙。故從來未有得其確  
 解者。蓋人生天地之中。稟太極陰陽之體用。當二五構精。初成太極之象。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故陰陽互相生化。至十月  
 滿足。而臟腑形軀全具。以成羲聖先天八卦之象。乾南坤北。蓋以此時九  
 竅未開。命蒂隘闢之氣。由臍帶通連母之呼吸。以納天地之氣也。忽而機  
 動翻身。破胞而出。九竅俱開。臍門即閉。遂由口鼻呼吸。以貫天地之氣。此  
 時轉為文王後天八卦。乾變成離三而象心。坤變成坎三而象腎。故坎中  
 一陽為生氣之根。離中一陰為神明之宅。陰陽互根於太極。而神明主乎  
 其中。以成人。故為一小天地也。夫陰陽之氣。始生名少。既旺名太。太少兩  
 陽合明。名陽明。陽明者。陽極也。陽極則陰生。是太極動極而靜也。太少兩  
 陰交盡。名厥陰。厥陰者。陰極也。陰極則陽生。是太極靜極而動也。此以生  
 化流行。而分三陰三陽之次序者。天地之氣如是。人身之氣亦然。而為天  
 人合一之理也。人身始生之陽氣。即坎中之一奇。而出於腎。故曰少陽屬

腎其不言出於腎而言屬者。以氣之流行周徧。而仍歸藏於腎。藏於斯。出於斯。謂之屬也。腎脈上連於肺。故云少陽將肺腎兩臟將者。以少陽一氣率領肺腎兩臟。如將之領兵也。即如腎氣不能歸元者。必喘促不能卧。則腎病必連於肺。足可徵矣。尤可見少陽將肺腎兩臟。故腎氣病而肺氣喘也。由是觀之。則余之所解。為不易之至理也。又有解少陽為三焦相火者。亦似是而非。何也。經言少陽屬腎者。教人明其氣之根源也。若論其流。由肝胆而升。行於三焦。方名相火。故肝臟稱少陽。胆經稱少陽。正明其氣由臟而出於經。則其言少陽屬腎者。專指氣之根源。解作三焦相火。不合經旨也。然則歷來註解。何以迷誤如是耶。因見後卷本藏篇云。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遂謂三焦屬右腎。膀胱屬左腎。即將此篇少陽二字。認作三焦。經言少陽一氣將兩臟者。解作腎臟將三焦膀胱兩腑。竟置腎上連肺一句於不問。而兩處經義。俱錯解矣。殊不知彼言腎合三焦膀胱者。明其互相關涉。合同氣化。亦非以三焦屬腎也。如果屬腎。此

少陽三焦膀胱辨

宣統元年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處何以言三焦是孤府。無藏可配。豈經語自相矛盾乎。於此亦可省悟其理矣。夫臟腑之相配者。非其部位相對。即經絡相連也。膀胱在前。腎在後。經絡相連。故為表裏也。三焦經絡與手厥陰相連也。其部位周於三身上。故無臟可配。而稱孤府也。何所取義。而隸之於右腎乎。則亦可笑之甚矣。心肺在上。脾胃居中。腎與膀胱在下。雖分三焦。而實一氣相貫。經文獨言腎合三焦膀胱者。何也。蓋心肺脾胃之病。治心肺脾胃可也。而胃居中。宮為五臟六腑之海。以其生化氣血。滋養各臟腑者也。所以生化氣血者。必須出陳入新。腎者胃之關也。關不通。則不能出陳。陳不出。則新不能入矣。何由生化氣血乎。腎開竅於二陰。故二便為腎之門戶。又必賴下焦氣化宣暢。則二便方調。故曰。氣化則能出矣。或腎氣虛而膀胱寒。則下焦不能收攝。而二便不禁。或腎水虧而膀胱熱。則下焦氣化不宣。而二便閉結。下焦病則三焦俱病。是腎與膀胱三焦合同氣化。而為胃之關鑰者。氣化乖。則關不利。關不利。則不能出陳入新。而胃無氣血生化。則五臟六腑皆



失其養所以腎臟功用之不同。心肝脾肺而經特為標出。要人明其所以然之理也。若明此理則凡二便不調傳化失度者必不妄用通瀉之藥而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治之也。嗚呼可見聖人之意深矣。三焦出水道水必由膀胱而泄故曰屬膀胱也。若膀胱失職水壅三焦而成脹病急發其汗從腠理毛竅而泄之蓋膀胱足太陽經主一身之表而合皮毛毛竅關而水從經泄則腑氣亦可因之以通是故三焦膀胱受困者以腠理毛竅為救應之兵故又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也由是足徵本藏篇原非以三焦部位屬腎其言合者合同氣化也則與此處經文各有妙理迥乎不同豈可憑臆混解使兩處經旨俱失以誤後學哉。凡臟腑經絡營衛氣血脈之九端各有功用不同其現病各異故當分別清楚則隨證辨治方可無誤。今經指少陽生氣根於腎臟不可與經腑牽混強解也。即如本篇上文云三焦下俞在於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膈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此言

俞穴名委陽者即太陽之絡為手少陽之經以其行於足少陽之後故為  
 足少陽太陽之所將又為太陽經之支別也此之將字與彼之將字則同  
 彼言少陽之氣此言少陽之經則不同也以少陽之氣而解作三焦之腑  
 更如風馬牛不相及矣且觀經文極有層次先由上焦心肺中焦肝脾說  
 到下焦腎合膀胱用一也字頓住特標少陽生氣根於腎腎上連肺故少  
 陽將肺腎兩臟作一結見得肺之所以主一身之氣者即是從腎所出之  
 少陽生氣也是故肺之道調水道下輸膀胱以及各腑之傳化津液之分  
 布經脈之周流支節之運動無非由此少陽之生氣發機而肺腎兩臟如  
 蓋如底故少陽將肺腎兩臟則其餘三臟五腑俱在其中惟三焦獨在底  
 蓋之外包羅五臟五腑故又另標三焦之腑是出水道由膀胱而泄故曰  
 屬膀胱猶上司之行於下屬也是膀胱一腑既與腎為表裏又為三焦所  
 屬故本藏篇特標腎合三焦膀胱之氣化而與他臟有不同也生氣出於

腎而言少陽屬腎者。猶下屬達於上司也。雖同一屬字。而各有取義。又如  
此三焦稱孤府者。以其最大最尊。如孤家寡人之謂。非但無臟可配。亦非  
他腑所可並。而五臟五腑俱包容在內。豈非最大最尊乎。乃曰是亦腑之  
所與合者。如此一句總結了無剩義。使人照見內景。洞若觀火矣。嗚呼。如  
此妙文妙理。而註家盡行錯解。使後學轉輒迷誤。不知三焦包羅五臟五  
腑。正如天之包地。反在右腎半臟之地。尋覓何異掘地覓天。豈不迷誤之  
甚哉。以其如天之包地。故其氣化如天氣轉旋。凡周身表裏上下。陰陽升  
降。氣血流行。莫不由三焦輸轉。而其功用已詳前集營衛經絡門中。至於  
難經言手心主三焦皆有形無形者。以包絡為心臟之膜。三焦為臟腑之  
廓。非同各臟腑之成一物之形。以其為膜為廓。而皆有經絡流注。與心包  
相通。故合為表裏也。若夫膀胱一腑。止有下口。而無上口者。近時吳醫彙  
講。獨言交腸之病。小便出糞。其糞由腸流入膀胱。則膀胱必有上口云云。  
余考靈樞營衛生會篇曰。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於大腸。而

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此言糟粕下於大腸。由氣火蒸化。滲出腸外之水液。流至下焦。濟泌別汁。其清者。隨氣輸布。穢者。滲入膀胱。故膀胱名精液之府也。他處經文論膀胱。亦云滲入。則其必無上口可知。不獨驗之豕畜。及相傳之言。皆無上口也。若以交腸之病。小便出糞。即謂其糞由膀胱中來者。請問交妬所泄之精。莫非亦從膀胱中來乎。可見彙講不究經理。不明內經之臆說也。蓋大便肛門以內為直腸。直腸上為大腸。大腸盤曲而上接小腸。不通別處。五臟五腑之外。皆三焦之地。三焦之腑。止有氣水。故稱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小便者。三焦之總門也。門內即是下焦之地。而有膀胱之下口在焉。有腎臟之精。竅在焉。膀胱之溺。腎臟之精。皆借下焦之總門而出者也。小便之約。束啟閉。全在下焦。氣化所司者也。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氣即腎臟陰陽之氣也。故凡小便之病。或由三焦。或由膀胱。或由腎臟。三者之因不同。必當審察而治。則本藏篇所云。腎合三焦。膀胱氣化之理。益可見矣。若交腸之病。因大小腸交



接處損傷。其糞漏出。雜氣水流於下焦。由小便總門而出。故病名交腸。與膀胱不相涉也。豈可謂膀胱有上口哉。

四明桂馨香谿曰。內經奧旨。難解處甚多。以吳門薛生白之卓識。猶沿襲舊解。而曰少陽者三焦也。亦謂三焦屬腎。况其下者乎。此篇直溯脈形之始。揭其至理源頭。反復辨證。洋洋三千言。妙義層翻。無微不至。瞭如指掌。破千古之迷城。為萬世之定論。非眼光照徹大千。曷克臻此。得非醫門之傑乎。故其前集靈素類編。辨正舊註之失者。不一而足。此則其尤者也。

身月... 卷一

三

改良石印



陰陽表裏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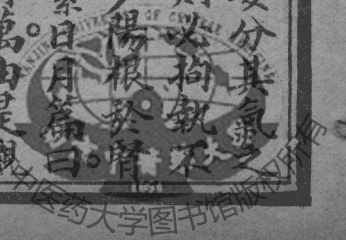
或曰。陰極則陽生。故厥陰與少陽為表裏。陽明者。陽極也。陽極則陰生。應與少陰為表裏。乃與太陰為表裏。何也。余曰。陰陽之道。變化無窮。而其取義。各有專主。分表裏者。專主臟腑氣化相合。經絡相通。以臟為陰。為裏。腑為陽。為表。相配耦。如田野之有溝澮界址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者。論陰陽之氣。生化流行。而分次序。如水之行於田野。則其水勢與溝澮。各有次序。自不能相同也。若十二經。以經絡相貫為次序。故又有不同。再如靈樞九鍼十二原篇曰。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太淵。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太陵。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陰中之太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此與上之三項。取義又有不同。蓋五臟具五行之性。五行各具陰陽。以明生旺升降之理也。是故陰陽之道。隨地變化。豈可執一而論哉。夫升降之氣。直。直者如經。流行之氣。橫。橫者如緯。經緯原出一本。所以交互運行。故天氣升降於地中。而又轉旋於

地外。無非陰陽五行生化之理也。五行各具陰陽。故天干有十。經緯交互運行。故有變化。而甲巳化土。乙庚化金。丙辛化水。丁壬化木。戊癸化火。互生互化。所以無休息。無窮盡也。人身一小天地也。南為陽。心也。北為陰。腎也。東為陽。肝也。西為陰。肺也。腎水旺於北。故為陰中之太陰。陰旺生陽。陽生則升於東。以其始生。故肝為陰中之少陽也。心火旺於南。故為陽中之太陽。陽旺生陰。陰生則降於西。以其始生。故肺為陽中之少陰也。土居中宮。統領陰陽。胃為戊土為陽。脾為己土為陰。故脾為陰中之太陰。則胃亦可名陽中之太陽矣。何也。以其統領陰陽。脾位於北。胃位於南也。脾陽上升者。陽根於陰也。胃陰下降者。陰根於陽也。陰陽升降。而氣血生化。故太陰陽明論曰。脾胃。土之精也。法天地而生萬物。故上下至頭足。此言脾胃之氣。上至頭。下至足。無處不到。則其為統領一身之陰陽可見矣。夫陰陽互根於太極。而升降於中。循環往復。變化無盡。故取義各有不同。或以臟腑分陰陽。或以氣血分陰陽。或以營衛分陰陽。或以經絡分陰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陽或以表裏分陰陽。或以四方分陰陽。或以上下分陰陽。又要分其氣之升降。與流行之不同。是故千變萬化。微妙無窮。如不明此理。則必拘執不通。錯解經義。害難勝道矣。即如所云。少陽屬腎者。即是肝木。少陽根於腎水。太陰之義。專指其氣也。不明此義。遂錯解矣。故靈樞陰陽繫日月篇曰。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由是觀之。陰陽變化之道。非可拘於一端也。或曰。觀子各篇辨論。闡發經義。反復詳明。雖古名醫。不能過也。然子之名。不著於時。見子治病。不能即愈。得非如跛腳法師之能說。不能行乎。余曰。然也。豈不見秀才家操筆成文。經綸滿紙。及至登第。從政臨民。往往手足無所措。余亦如是也。故諺有之曰。讀醫書三年。覺無病不可治。及治病三年。無一病可治。誠哉是言也。可知明道猶易。操術為難也。雖然。有明其道。而不能精其術者。未有不明其道。而能精其術者也。未讀醫書三年。而稱醫家者。有之。未有不明醫理。而能愈人之病者也。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苟言之能明其道。則存其言。不必論



其人也。若言之悖於道。其如人何哉。

三  
改良石印



醫本於易論

余初集六氣論中。有土本先天太極之廓一句。疑惑者甚衆。因又作太極發揮。眾疑始息。刊布閱世。已經六年。今忽有人。曾不細心參悟。輒憑臆見。摭拾陳言。意圖辯駁爭勝。故不得不再為詳論。庶後學勿為所惑。在明眼觀之。不免蛇足太多之誚。誠恐聖道不明。殃害無盡。以故不忍緘默也。原夫易者。交易變易。不易三義也。交易變易。以表事物之變化。而變化之中。自有不易之理存焉。然師於易者。各有所宗。儒者宗理。醫者宗氣。術者宗數。同本一體。而用則各異。故立言垂法。迥乎不同。必知其用之異。方明其體之同。明體方能達用。不明乎此。而談道失之遠矣。所謂氣者。萬物生化之源也。萬物生化。總由太極之一動一靜。疊連動靜五次。其氣逆旋返本。結成一物。而太極即寓乎中。而又動靜生化。故物之小者漸大。及其氣衰而盡。則物壞而形質消。化仍歸大治之氣。其氣流行變化。則又生成一物。是故循環不息也。聖人畫卦示象。文言表理。觀理氣之消長。驗事物之

醫本於易論  
宣統元年



榮枯。而歷數之終始。即在其中。是易故之為道。大無不包。細無不貫。賢智  
 得見其端。非聖不能洞曉也。况愚昧之人哉。自太極初動。生陽。其象為乾  
 之初九。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及其動極。則陽老。其象為乾之上九。故  
 九為老陽。其數奇。一其序。一。乾為天。故名天一。太極動極。則靜。而老陽生  
 少陰。其象為坤之初六。以其由天一而生。故曰天一生水。是水為五行之  
 祖。而萬物由五行生成。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及其靜極。則陰老。其象  
 為坤之上六。生者始於一。成者始於六。故六為老陰。以其為萬物之母也。  
 其數耦。二其序。二。坤為地。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此時坤☷變成坎☵。  
 耦陰奇陽。陽火陰水。太極靜極。又動。則老陰生少陽。坤中火發。故曰地二  
 生火。及其動極。則火老。故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以其由坤而生。故七為  
 少陽。此時乾☰變成離☲。三太極動極。又靜。則陽又生陰。故曰天三生木。此  
 時乾變成巽☴。及其靜極。則木老。故曰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以其由離而  
 生。故八為少陰。此時坤變成震☳。三太極靜極。又動。則陰又生陽。故曰地四



生金。此時坤變成兌。☱及其動極則金老。故曰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此時乾復其體。☰太極動極又靜。則陽又生陰。故曰天五生土。此時乾變成艮。☶及其靜極。則土老。故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此時坤復其體。☷而五行之氣皆已成質。蓋太極動靜之初是氣。動靜之極成質。闢則氣生。闔則成質。陰陽皆有闔闢。方能互相生化也。如太極初動生陽。則陽闢而氣生。及其靜極。則陰闢成質。是故陽闔成質而為乾。名天一。陽闔後。則陰闢而氣生。名天一生水。及其靜極。而陰闔成質為坤。名地二。然此言陰陽相生之次序。而名天一地二也。若乾坤兩卦。表太極初判陰陽之氣。及至成質。其卦即變。故乾中水氣到坤而成質。坤變成坎。☵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坤中火氣到乾而成質。乾變成離。☲故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此乾坤交而變坎離。是陰陽氣交而成水火之質也。水火之寒熱。即陰陽之氣也。其氣相交。故水可令熱。其質相格。故火遇水即滅也。乾坤由太極而生。故名先天八卦。而乾坤

居正位也。及陰陽交而成水火。水火由乾坤而生。故名後天八卦。而坎離  
 居正位也。如君傳位於太子。而老君退居別宮也。故五行惟水火為陰陽  
 之正脈。其氣全。其質全。而人物草木。莫不賴水火以生養也。故坎離兩卦  
 止名水火。而無別名。以其氣質完全也。其木金土。氣質各異。故卦有別名。  
 以表其義。如乾為天。表其氣也。乾為金。表其質也。坤為地。表其氣也。坤為  
 土。表其質也。巽為木。表其氣也。巽為風。表其質也。震為雷。表其氣也。震為  
 木。表其質也。兌為金。表其氣也。兌為澤。表其質也。艮為土。表其氣也。艮為  
 山。表其質也。是故天三生木。木氣生。則乾變成巽。☴到坤而成質。坤變成  
 震。☳故曰地八成之也。地四生金。金氣生。則坤變成兌。☱到乾而成質。乾  
 復其體。☰故曰天九成之。而陽數止於九為奇也。天五生土。土氣生。則乾  
 變成艮。☶到坤而成質。坤復其體。☷故曰地十成之。而陰數止於十為耦  
 也。陽數終成於九。故乾為陽父。而九為老陽。陰數始成於六。故坤為陰母。  
 而六為老陰。是故陽卦用九。陰卦用六者。取其老而能變。變則生少也。以

其變化相生。而有交易變易之不同。如乾坤交而成坎離。以中文互易者。交易。故其氣全質全。而內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水火為陰陽之正脈也。其餘諸卦皆各自變化。名變易。故其氣質有異也。此由太極動靜生陰陽。陰陽闔闢生八卦。八卦變化成五行。生數盡於五。成數盡於十。則太極流露之氣已極也。五行之氣始於乾而成於坤。五行成質。又終於坤。生成之數極。而太極之氣逆旋返本。故坤土由始而終。成一總包。結為一物。而太極寓乎其中。故土為先天太極之廓也。萬物由五行而生。五行氣質生成。始終於坤。故土又為後天萬物之母也。所以土居五行之中。金木水火皆稟氣於土。生物成物。而坤土一以貫之。不能分析。而先天轉為後天。非兩體也。余初集太極發揮中言。理氣有迴環。生成有順逆。已和盤托出矣。或曰。子觀卦象而知太極之氣逆旋返本。結成一物乎。余曰。何必論卦。若非逆旋返本。則太極流露之氣何所底止。焉能成物。以生數盡於五。成數盡於十。氣數極則返本。此為不易之理也。以其流露之氣有大小厚薄。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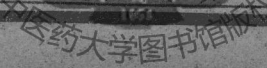
清濁之殊。故萬物之形質各異也。是故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以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表始終之數也。太極動靜不已。故氣數終而復始。周流不息。其言震為長男。坎為中男。艮為少男。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者。表八卦由乾坤兩卦生化。而乾坤為六十四卦之父母也。卦之三爻。表三才之象也。積陽為天。名重陽。積陰為地。名重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陽極生陰。陰極生陽也。是故天有陰陽。日月也。地有陰陽。水火也。人有陰陽。男女血氣也。所以卦必疊而為六爻也。陽爻三。陰爻三。故內經分三陰三陽。以表陰陽闢闔生化之氣也。一闢一闔。始必有樞。其氣始生為樞。故內經以少陰少陽為樞。其氣既旺為闢。故以太陰太陽為闢。闢即闢也。其氣旺極。將變為闔。故以陽明厥陰為闔。以太少二陽合明。名陽明。太少二陰交盡。名厥陰。皆表氣極將變。變則陽生陰。陰生陽也。此內經明天人合一之理也。是故氣之周流。生化不息。自復而至乾。陽升陰降也。陽升極則降。而乾變成姤。☱自姤而至坤。陰升陽降也。陽降極則升。

中國醫藥大學圖書館



而坤變成復。☱此積陽為天。故陽爻六。積陰為地。故陰爻六。而為升降之氣。直也。三陰三陽者。轉旋之氣。橫也。直者。升降於地中。在人身。脾胃之氣。上下至頭足也。橫者。轉旋於地外。在人身。經絡之氣。周流於營衛也。氣之流行。雖有橫直。而皆出於太極之一動一靜。動靜變化。生成萬物。故物物具五行陰陽太極之氣。而人身命蒂為太極。中土為廓也。是故陽動陰靜。陽奇陰耦。三易互變。生化萬物。而無窮盡。觀卦象以驗吉凶悔吝。若桴鼓也。嗚呼。此易道之妙。原非常人所能知。無怪乎多饒舌也。若夫醫之與儒。同本於易。而用則不同。儒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教。故以五倫為綱。五倫以君為首。故取象於☰乾為天。坤為地。君居天中。民居地中。故以乾之中文比君。坤之中文比民。陽爻為君。陰爻為民。凡卦變化。皆如此取象。以驗消長吉凶也。是故乾在上。坤在下。則為君威上。亢。民情下離。上下之情。不相交通。名為否卦。上亢。則亢龍有悔。下離。則龍戰於野。如此。則天下不可治也。☱此坤上乾下。為君德下施。民情上向。上下情孚。則枉直分明。天

下太平。故名為泰卦也。乾☰變離☲。此二陽一陰。何以反名陰卦。以兩奇  
 耦為陰也。又以陽德喻君子。陰惡喻小人。陽爻比君。陰爻比民。故曰二君  
 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二君者。謂君既失德。有君之名。無君之實。小人竊柄  
 無君之名。有君之威。如此。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坤☷變坎☵。此二陰  
 一陽。其數奇。故為陽卦。而曰一君而二民。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後儒  
 言扶陽抑陰者。扶君子之陽德。抑小人之陰惡也。故否卦而變未濟☵☲。上  
 下之情不通。政治焉能相濟乎。泰卦而變既濟☵☲。準上可知矣。聖人所以  
 如是立教者。本乎太極之理。故儒者宗理也。醫宗氣者。必順夫陰陽五行  
 生化之道。為養生治病之法。故以三才為綱。明天人合一之理。而取象於  
 ☰☷。此以天有陰陽。地有陰陽。人有陰陽。而生天地之中。故以中二爻象人  
 也。若☳☱。此卦為天氣不降。地氣不升。生化之機。遏逆致多乖戾之氣。民受  
 外邪之病。若身中上下氣不升降。則成痞隔。為內傷之病也。若☱☳。此卦為  
 雲升雨降。陰陽氣交。萬物化生。民無外邪之病。而身中陰陽升降。陰護於



外。則陽固於內。故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則一身氣血通泰也。離屬火。象人之心。坎屬水。象人之腎。故否卦☷而變未濟☵。則為心火上亢。腎水下流。陰陽脫離。不治之病也。泰卦☶而變既濟☵。則心腎交而陰陽固。雖有外邪。可無虞矣。儒家重陽者尊君也。扶陽者扶君子之陽德也。醫宗氣化之道。故必以陰陽和平。方能陽生陰長。略有偏勝。其氣即乖。災病生矣。而人身陽氣尤貴。沈潛固密。故取象於易。與儒迥異。周孔之言。與軒岐不同。而張景岳。援儒扶陽。抑陰之言。而論醫。將周孔軒岐之言。牽混鋪張。既失易經本旨。而又錯解醫理。迷誤後學。誠不淺矣。是故易之為道。千變萬化。而變化之中。自有至理存焉。此所以體用源流之同異。不可不辨。苟能明生物成物。氣化流行之道。而於養生治病。思過半矣。或曰。儒宗理。醫宗氣。術宗數。雖各有所宗。既同本一易。義理必然互通。何以明之。余曰。假如人生稟質。強壯者壽。薄弱者夭。強弱氣也。壽夭數也。因其強弱而分壽夭。一定之理也。強者不善養而夭。弱者善養而壽。此氣有消長。數有變化。因

其善養不善。而反其壽夭。一定之理也。蓋理為體。氣數為用。用不能奪體。故氣數有消長變化。而理則一定不易。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此之謂循理。天壽不二。窮達不動其心。無入而不自得者。明其一定之理也。理明則心不動。心不動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是故不動者。非制之也。理明於心。不為物誘。自然不動。以至死生之際。亦了無介意。更有何事可動其心哉。然而難矣。

卷一終

